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  
至二

13  
849  
261





3  
849  
261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敏捷

夫言辭辯給應答無滯其敏捷之謂矣仲尼曰言及  
之而不言謂之隱又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其或備人  
君之切問預朋友之燕居剖疑析滯渙若水釋解嘲  
答難森然鋒起或因伎而振葉或踵事以增華響應



無窮言必有中良足嘉也至夫嗇夫之利蹀人之多  
貽如簧之譏致亂官之責亦所不敢取也

後漢戴寵年二十二爲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  
撻之寵曰今鄙郡遭明府威以爲凶尼之若國小人  
少以寵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  
對卽日教署主簿

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答曰  
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魏陳登沛相陳珪子也呂布在下邳珪遣登詣太祖  
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機曰卿父

勸我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  
子並顯重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六何登不爲  
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  
其肉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飢則爲  
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方解

王朗字景興太祖請同會喞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  
稽折菰米飯也朗仰而嘆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  
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  
折也後爲司空

徐邈爲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至醉較事趙達問



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後文帝幸許昌問邈曰  
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  
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  
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吳虞鬲字世文翻弟八子也少有個儻之志仕吳黃  
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郎

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  
觀拜郎中

薛綜為謁者僕射蜀使張奉於太嘗前列尚書闕澤  
姓名以嘲澤澤不能對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

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

敢復列君吳耶綜應穀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

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

敏捷皆此類也

一云費禘聘於吳陸見公卿侍臣皆  
在座酒酣禘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

及吳蜀禘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  
橫目勾身蟲入其腹禘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

天有口者吳下臨  
滄海天子之都

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大帝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

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

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他日復見帝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



優帝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是以爲優  
帝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  
曰此非養老之禮也帝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  
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  
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  
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蜀使至群臣並  
會帝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  
馬恪因下謝帝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  
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  
捷皆此類也帝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

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己而已又問  
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諸攝履臣不如胤運籌轉策  
胤不如臣恪嘗獻帝馬先鋤其耳范曄時在座嘲恪  
曰馬雖六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  
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曾有白頭  
鳥集殿前帝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  
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  
有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  
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位至太傅



蜀張裔為益州郡太守郡耆率雍闓不賓縛裔與吳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孫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士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噐裔之色裔出閣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

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

晉阮籍文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惟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有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如衆乃悅服

孫皓封歸命侯武帝嘗與王濟奕棊時皓在側濟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皓譏焉



吳彥爲建平太守吳亡彥始歸降晉武帝以爲金城  
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  
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  
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繇此  
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  
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  
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  
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  
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

孫楚與王濟友善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

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  
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後爲馬翊  
太守

陸機字士衡入雒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  
卿吳中何以敵此荅云千里萼羹未下鹽豉時人稱  
爲名對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  
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瑱志默然旣起雲謂機曰殊  
邇遐遠客不相識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  
寧不知耶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機位至平原守  
陸雲性清正有才理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



持論過之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座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嘗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騃騃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疆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後爲大將軍右司馬

王尼字孝孫初入雒詣東海王越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辟

車騎府舍人不就

祖納爲大將軍王敦聞其賢遺其二婢而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輕於五殺皮耶

諸葛恢嘗與司空王導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耶恢後至尚書令

習鑿齒爲桓溫戶曹叅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



戴逵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並驍果多權畧達勵操東  
山而逵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逵曰卿兄弟志業何如  
逵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王珣爲僕射王恭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  
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

孫綽高尚有志節所居齋前種一株松嘗自守護鄰  
人謂之曰榭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樑日耳  
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行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  
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耶京舉板答曰今爲

忠臣不得爲孝子其譏辯皆此類京位至泉陵令

周處仕吳爲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業宮醜酒謂  
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離  
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  
渾有慙色

袁甫爲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衍問甫曰卿名能辯  
豈知壽陽已西何以嘗旱壽陽已東何以嘗水甫曰  
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疆邦  
一朝失職憤嘆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  
故其域常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美寶



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喜故致  
早京師若能抑疆扶弱先踈後親則天下和平灾害  
不生矣觀者嘆其敏捷

孟嘉爲征西桓温叅軍人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  
肉何謂也嘉荅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

袁宏爲大司馬桓温記室謝安嘗賞其機對辨速後  
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治  
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  
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荅曰輒當奉  
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嘆其率而能要焉

謝玄字幼度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  
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  
莫有言者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  
耳安悅之後爲左將軍會稽史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  
問其故對曰松柏貞姿經霜獨茂蒲柳嘗質望秋先  
零帝悅其對歷尚書右丞

顧愷之爲大司馬桓温叅軍甚見親昵温薨後愷之  
拜温墓賦詩云山摧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  
卿憑重温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荅曰聲如震雷破



山淚如傾河注海

虞嘯父爲侍中侍宴因大醉出拜不能起孝武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

王楨之字公幹獻之兄徽之子也爲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劉邁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嘗戲馬以弮拂仲堪邁謂玄曰馬弮有餘精理未足玄怒將殺之邁僅而

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鈎斬祛與邁爲三故知不死玄甚喜

張天錫自梁州歸命封西平郡公會稽王導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甚甜其鴨鶩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忌心

宋張敷爲中書郎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爲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顧覲之嘗於文帝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覲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辯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



忠義笑人淑有愧色位至吏部尚書

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孝武嘗勸飲普令群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帝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帝卽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臣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途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帝甚悅衆生稱其辭意之美

沈懷文孝武嘗有事園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日色甚美帝升壇甚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

雨迎夜前景麗朝斯寔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帝笑稱善後爲廣陵太守

謝莊爲左衛將軍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帝甚悅當時以爲知言孝武嘗爲顏延年曰謝希逸月賦何如荅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莊以延年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年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轂何者爲疊韻荅曰玄護爲雙轂礲礪爲疊韻



其捷速如此

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為孝武立寺擬其名尚之  
應殷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累遷黃門侍郎

宗越為後軍叅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

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叅軍誕

大笑

臣欽若等曰佛狸  
後魏道武小字也

殷獻字文子解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  
諸殷自荆州以來無出卿右者獻歛容答曰殷侯衰  
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為虛故不足降此旨為實彌不

可聞

南齊褚炫初仕宋為撫軍車騎記室正員外郎從明  
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  
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  
而雲露尚凝故斯鞏之禽駭心未警但得神駕游豫  
群情便為載權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

范柏年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咨事見宋明帝帝言  
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鄉州復有此水不荅曰梁  
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鄉宅在何處曰臣  
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因見知歷位內外終於梁州



刺史

崔祖思爲刺史高帝旣爲齊王置酒爲樂羨膾旣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羨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膾膾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祖思後爲青冀二州刺史

王儉爲吏部郎有客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戚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嘍卒得職焉

王慈僧虔之子也謝鳳字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

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鷄之不得鳳也時人以爲名答慈位至豫章內史

王敬則爲太尉武帝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帝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尚書令史耳那得今日

虞長耀爲員外郎王敬則初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長耀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耀曰虜中以爲其棠敬則笑而不答

周盤龍爲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看貂蟬何如甕蓋盤龍曰此貂蟬從甕蓋中出耳



范文季為散騎常侍領軍將軍武帝謂文季曰南土無侯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世稱其應對

周顒為太子僕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胤顒曰三塗六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

庾杲之為黃門吏部郎武帝酒後謂群臣曰我後當得何謚群臣莫有答王儉因曰杲之後答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仰量時人雅嘆其辯荅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旣欲掃蕩京雒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杲之後為太子右衛卒  
謝淪性甚敏瞻嘗與劉俊飲推辭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沉湎千日俊甚慙無言勸俊父也淪後為太子詹事  
劉繪性通悟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



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叢  
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君闕里繪默然不答亦無忤意  
歎其辯速

梁范雲初仕齊爲竟陵王丹陽尹主簿時進見齊高  
帝值有獻白鳥者帝問此爲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  
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曰卿言是  
也感應之理一至此

蕭琛仕齊爲司徒記室永明九年魏始通奸琛再銜  
命至桑乾還爲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道回來使  
齊帝讌之琛於筵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廷

無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

王瑩爲尚書令性清慎高祖深喜之時有猛獸入郭  
帝意不悅以問群臣群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歛板答  
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武象來格  
帝大悅衆咸服焉

謝幾卿爲西昌侯藻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  
勉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  
應叢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  
默然



李膺爲西昌侯藻主簿使至都高祖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何故對曰昔日李膺事桓靈之主今日李膺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王份爲散騎嘗侍領步兵較尉高祖於宴席問群臣曰朕爲有爲無份對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高祖稱善

曹景宗爲右衛將軍嘗於華光殿侍宴武帝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

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嘆不已約等驚嗟竟日何敬容爲侍中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災高祖謂群臣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災並相顧未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弗違時以爲名對

夏侯曹爲人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曰亶侍御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荅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



於亶已疏乃曰鄉儉人好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對亶位至平北將軍

蕭子顯爲侍中高祖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何觀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以爲名對

陳顏晃字元明爲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嘗使于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答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

後魏楊昱爲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於維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諸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祥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之屈北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此非郎何得申二公之美也

邢巒爲中書侍郎孝文因行樂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樂至此見卿宅乃往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



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齎之此言其意不小

爾朱彥伯廢帝時爲侍中帝醢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昔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

北齊盧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大厦初成應穀蒼曰且得燕雀相賀又邢邵曾戲詢

祖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詢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夫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劭甚重其敏贍

楊愔爲吏部尚書典選令史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爲士塚士深自言愔曰盧郎玉閨所以從玉又魏收昔在雒京輕薄尤甚人號曰魏收驚蛟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元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遵彥愔字也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



之大笑稱善

王晞為丞相嘗山王并州刺史嘗詣晉祠賦詩曰日

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至

臣欽若等曰相王王為丞

也相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

非被召已朱顏得不以魚鳥致恠晞緩笑曰昨晚陶

然頗以酒兼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

鳥而已

元文遙為侍中子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

思道交遊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

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荅曰六郎辭

情俊邁白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崔俊為侍中其妹為博陵王妃婚夕文宣舉酒祝曰

新婦宜令孝順富貴俊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

繇陛下

宋遊道為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

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聞之曰何時節作

此殼固大癡遊道應殼曰何時節不作此殼固大癡

孫奉為散騎嘗侍奉學淺而行薄邢劭嘗謂之曰更

須讀書奉曰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

後周長孫澄初仕西魏為征東將軍文帝嘗與太祖



及群公晏從容言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轂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忽云匡救其惡旣而出閣太祖深歎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

隋雲定興女爲太子勇昭訓生長寧王儼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卽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爲敏捷對位至屯衛大將軍

麥鐵杖爲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卽實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轂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恠威赧然

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捷

唐蘇世長隋大業中王世充署爲太子太保與僞將豆盧褒俱鎮襄陽旣降京師高祖誅褒而責世長來晚之故世長頓顙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陛下應天順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齒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經涉亂離死亡略盡唯臣殘命得見聖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絕其類也寔望天恩使有遺種高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玉山屯監後於玄武門引見語及平生恩意甚厚高祖曰



卿自謂謬佞邪正直耶對曰臣寔愚直高祖曰卿若  
直何為背世充而歸我對曰雒陽既平天下為一臣  
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充尚在據漢南天意雖  
有所歸人事足為勅敵高祖大笑嘗嘲之曰名長意  
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  
曰名長意短寔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  
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唯蒙屯監郎  
日擢拜諫議大夫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義

不為義效又曰義者天下之制也蓋管氏以為  
國維呂覽謂之事紀故在上者好之民莫敢不服者  
矣中古以還大道云喪邦乏純德之士鄉鮮不貳之  
老巧智競逐媮薄日滋乃有秉操殊特挺志英果捐



已以濟物捨生而殉名急病讓夷解紛排難收恤  
 獨保障宗戚歷屯夷而無改來急難而必起不謀舊  
 國不忘故君蹈危機以明節冒白刃而舒患觸類而  
 長其流寔繁皆本乎剛毅之存誠忠厚之成性蘊至  
 德於深衷彰盛烈乎所履用能孤風激於頽俗英名  
 傳於遐世凜然之氣久而益振仲尼所謂聞而不徙  
 者可憂見而不為者非勇斯亦感激於衰世而發論  
 也

晉祁彌明為晉趙盾車右

祁大夫驟乘有車右有御者

靈公欲殺

盾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

彌明者國之方士也佗然從乎趙盾而入佗然壯放

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

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投君劍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

趙盾起將進劍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

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躊躇超遽不暇以次靈公有

周狗周狗可以此周之狗所掠如此謂之葵犬四天呼葵而屬之葵

亦躊躇而從之彌明逆而踐之以足逆絕其領趙盾

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甲

上所道伏甲約勒自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趨欲

疾趙盾顧曰吾何以得子尤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意悟



日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

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

桑傳道此者明人當素積恩德趙盾日子名為誰

後欲報之曰吾君孰為

介介甲也猶曰我晉君為誰

與此甲兵豈不為盾乎子之乘矣何問吾名

即上車也猶曰子已上車矣

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

者明盾賢人不忍殺也左傳載晉侯飲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登曰臣侍看晏過三爵非禮也遂伏以下公喚夫葵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大雖猛何為闢且出提彌明死之

董安于為晉趙孟臣十三年孟怒邯鄲午遂殺之趙

稷涉賓以邯鄲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

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壻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

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

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

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俱見攻必傷害民請以

我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計可殺我以自解說十四年春衛侯逐公

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終史魚之言梁嬰父惡

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

氏必得晉國盍以先發其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

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

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

以告告安于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

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戾乃縊而死趙孟尸



諸市而告於知氏曰王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荀躒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韓厥為晉卿景公之三年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日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七年病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獨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

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

鄭國僑字子產為相時鄭大夫伯有出奔許既而自

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子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

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子皆召子產伯有

俱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伯有

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

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

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

大焉乃止襄公三十年

鑑金宦於楚大夫子期會吳伐楚楚子敗奔隨吳人



從之隨人隨吳吳乃退鑪金實與隨人要言

要言無以楚王

與吳并欲

王使見

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比隨人王臣且欲使盟隨人

辭曰不

敢以約為利

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為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為盟主

王割

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當子期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

吳句卑為楚左司馬戍之臣吳伐楚楚子敗左司馬

戍及息而還

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

敗吳師于雍澁傷

司馬先敗

吳師而身被創

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

司馬嘗在吳為闔廬臣是以今

耻於

謂其臣口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

馬曰我實失子可哉

失不知子賁

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

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

司馬已死剄取其首

藏其身而以其

首尾

定公四年

伍胥父舉事楚平王太子建平王聽讒殺舉太子建

奔鄭胥亦奔鄭鄭又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

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

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走至江江上有一魚父

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

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

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胥遂奔吳竟破楚

張柳朔晉人范氏之臣王生惡柳朔言諸昭子使為

栢人

為栢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

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



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

違之及范氏出出栢人奔齊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

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栢

人為吉射距

趙公子勝為趙相封平原君先是魏齊嘗辱范睢已

而睢相秦魏齊懼走趙匿平原君家秦昭王欲為范

睢必報其仇乃佯為好書召平原君為十日之飲平

原君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

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

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

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

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

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

乃遣趙王書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

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

相印與魏齊亡之梁將見信陵君信陵君尤豫未肯

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遂自殺虞卿困於魏

漢夏侯嬰沛人秦末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

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為吏傷人

其罪告故不傷嬰嬰證之移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



答數百終脫高祖高祖赴沛嘗為太僕竟高祖以太僕事惠帝

鄭君者鄭當時之先也嘗事項籍死而屬漢高祖令

諸故項籍臣名籍

臣欽若等曰名籍謂令名呼項籍也

鄭君獨不奉詔

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

樂布為燕將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布賢乃言於高祖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帝召罵布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

趣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一言而死帝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越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願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陳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帝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拜為都騎

卜式河南人初以田畜為事弟奇忽請於式欲分財異居式便脫身出唯取羊百頭遂入山放牧經十餘



年十倍於初却買田宅居焉弟奇悉破其產矣式輒  
分與之後為御史大夫太子太傅

竇嬰封魏其侯為丞相免後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  
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唯故齊相灌夫獨否故嬰墨墨  
不得意而厚遇夫也丞相田蚡會宗室列侯而夫醉  
罵坐被繫嬰銳為救夫嬰大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  
相與太后家廷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  
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

仲孺灌  
夫字乃

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  
誅武帝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辯之竟以太后故嬰

及夫皆棄市

公孫敖為騎郎與衛請友青姊子夫得入宮幸武帝  
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之大長公主捕青囚欲  
殺之敖與壯士往篡之故得不死帝聞乃召青為建  
章監

孔車為主父偃客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  
一人視獨車收葬焉武帝聞之以車為長者

任安初居衛青門下時青與霍去病俱為大司馬青  
恩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  
官爵唯獨安不肯去後為益州刺史



朱博與陳成爲友成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獄下候司成事掠治困篤博詐得爲醫入獄得見成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如名爲驗治數百爲被掠答也卒免成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後至丞相

朱詡沛人爲董賢吏爲賢所厚賢死詡自劾去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以它辜擊殺詡樓護爲天水太守免初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

所當奉逐養呂公終身

原涉字巨先爲谷口令自劾去官亡命歲餘逢赦出溥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爲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此在里之中宅也涉卽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且繫歸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卧地不收涉何必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乃側席而坐削牘爲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舍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昃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曰願受賜矣旣共飲食涉獨不



冊府元龜 義 卷之八百一  
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俵畢葬其  
周急待人如此後有人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  
子卽時刺殺言者

云敞師事吳章章坐王莽子宇腰斬初章爲當時名  
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  
不得任官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  
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  
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  
後漢馮魴湖陽人爲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叛乃聚  
賓客招豪傑作營壘以待所歸是時湖陽大姓虞都

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  
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  
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  
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爲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  
得全死無以爲報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  
吾老親弱弟皆在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爾云  
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魴自是爲縣邑所敬信後至  
執金吾

周嘉汝陽人任郡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  
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



十重白亦交集嘉擁傲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旣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孫堪河南緱氏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嘗力戰陷敵無所迴避數被創亦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後爲侍中騎都尉卒官

第五倫京兆長陵人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往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疆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兒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後至司空黃顯南陽人與李守相善王莽末守子通從光武舉兵守時爲王莽宗卿師通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顯時爲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旣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卽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



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  
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言會前隊  
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逆被誅  
索盧放東郡人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  
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  
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  
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  
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  
斬使者義而赦之繇是顯名

趙熹爲更始偏將軍更始敗熹爲赤眉所圍迫急乃  
踰屋亡走與所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阻  
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  
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  
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以逼路熹輒言其病狀  
以此得免既入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  
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業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  
歸鄉里

劉恭爲更始侍中會赤眉立恭弟盆子爲帝恭自繫  
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傳都尉  
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爲屯衛而



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爲長沙王過二十  
日勿受更始遣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  
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  
始置庭中將殺之恭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恭  
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  
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  
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嘗依謝祿居恭亦擁護之三  
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邠等以爲慮謂祿曰  
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  
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

縊殺之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赤眉降恭  
爲更始報仇殺祿自繫獄赦不誅

劉茂爲太原郡門下掾建武二年赤眉二十餘萬衆  
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墻藏空  
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  
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  
曰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趨山臣爲賊所  
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  
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  
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卽徵茂拜議郎



楊賢為隗囂刺客時杜林客河西林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之令賢於隴壠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劉平為郡楚守孫萌吏時平狄將軍寵萌反於彭城攻敗萌平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歛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褰創扶送萌喪至本縣

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柰何獨飽乃共食糲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王青東郡人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夷竟不能舉及張酺為東郡太守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

臣欽若等曰秦

漢以前尚右言  
居曹掾之上也



禮震字中威師事汝南太守歐陽歙歙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賊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賊咎當伏重辜歙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光武嘉其仁義拜震爲郎中高獲與光武有素舊師事歐陽歙歙下獄嘗斷獲冠

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嘗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兄事同郡翟酺酺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酺繫獄答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

魏譚爲饑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今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爲諸君爨嘗得遺餘餘人家茹草萊不食我長公



義之相曉放遣得俱免永平中爲王家令

陳元爲歐陽歛大司徒掾歛建武中生爲汝南太守  
贓罪千餘萬死獄中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  
賜歛棺木贈印綬贖縻三千疋歛子復嗣

鮑永初爲更始尚書僕射建武十一年爲司隸較尉  
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  
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難以獲罪司隸所不  
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至扶風推牛上荀諫豕帝  
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大中大夫張  
堪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

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一云永爲揚州牧遭  
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弟子孫

馬稜字伯威援之族孫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  
同產毅卒無子稜心喪三年稜後至河內太守

朱暉南陽宛人爲郡吏太守阮况嘗欲車暉婢暉忤  
不從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  
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  
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後爲臨淮太守坐法免建初  
中南陽大饑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  
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



與相見嘗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望盛名未敢安之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答堪後仕爲漁陽太守暉自爲臨淮太守絕相聞見時南陽饑堪妻子貧窮暉乃自往候視其家因分所有以賑給之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嘆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李善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之蒼頭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

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養乳爲生漙推燥若溫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史悉收殺之顯宗時善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任末少習齊詩遊京師友人董奉德於雒陽病亡末



乃身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繇是知名爲郡功  
曹辭以病免

張歆守臯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詰問曰歆自  
受其辭歆既入無極飲食便發遣遂棄官亡命逢赦  
出繇是鄉里服其高義歆卒子禹以田宅推與伯父  
身自寄止

廉范爲隴西太守鄧融功曹永平初融爲州所舉案  
范知事謹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  
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雒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  
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

怪其貌類范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  
訶之曰君因充瞽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囚病范隨而  
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後至蜀郡太守坐法免肅宗崩奔赴敬陵時盧江郡  
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  
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  
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  
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  
聞范名以爲然卽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  
陸續會稽吳人爲郡戶曹史刺史尹興行部兄續辟



為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明帝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五百餘人詣雒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勲掠考五毒饑肉消爛終無異辭遂得赦鄧弘封西平侯收恤故舊無所遺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私乞與衣裘輿馬施之終竟鄭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元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賑給之後至議郎劉般收恤孤寡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後至宗正

劉翊字子相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劫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頓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後至陳留太守任隗阿陵侯光之子嗣父爵清靜寡欲所得俸秩嘗以賑恤宗族收養孤寡明帝聞之擢奉朝請樂恢京兆人仕本郡戶曹吏太守張恂坐法誅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許荆會稽陽羨人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



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迎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下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李恂安定人大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塚墳持喪三年

陳禪巴郡人仕郡功曹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賂賂禪當得考無它所齎但持喪歛之具而已及至答掠無筭五毒畢加禪意自若辭

對無變事遂散釋

載封濟北人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鄭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温病卒封養視殯歛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歛見敬平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後至太嘗卿

王恠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病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恠曰我當到雒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恠卽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恠大度亭長初到之日



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牝前  
卽言於縣縣以歸牝牝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  
牝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牝所繇得馬  
牝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  
風於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牝自念有葬書  
生事繇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  
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  
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牝悉以被  
馬還之彥父不敢取又厚遺牝牝辭讓而去時彥父  
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牝休息自迎彥喪餘金具

存牝繇是顯名後爲郿令

茨克字子河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克到前亭  
輒合車持馬還往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  
河

繆彤汝南召陵人仕縣爲主簿時令被章見考吏皆  
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  
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  
梁湛召爲決曹吏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  
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  
爲起墳塚乃潛穿井傍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



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形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受業大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旣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胸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雷義爲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狀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

童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楊賜爲光祿勳時崔寔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歛賜與太僕袁逢少府段穎爲備棺槨葬具

楊康陳留人故爲太尉杜喬掾喬與李固被誅俱暴屍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康聞之號泣星行到雒陽乃著故赤幘詎爲夏門亭吏守衛屍喪驅護蠅



蠹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  
康於是帶鐵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  
許之成禮殯歛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  
郭亮汝南人年始成童遊學雒陽太尉李固爲梁冀  
所誅露固屍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亮乃左提  
章鉞右秉鐵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  
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  
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  
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載乾履  
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君

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竭地厚不敢不躋耳目適宜  
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梁太后聞而不誅

董班南陽人少遊大學宗事李固聞固死乃星行奔  
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得守  
屍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  
葬畢而還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  
裴瑜河東人察孝廉時太守史弼殺中嘗侍侯覽門  
生覽大怒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  
人莫敢近者唯瑜送到嶠澗之間大言於路傍曰明  
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



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贍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邵與同郡人賣郡

郡即旅舍之寺即也

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瑜左較

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

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

焉於是議者乃息

孫嵩字賓石安丘人先是中嘗侍唐衡兄玠為京兆

虎牙都尉郡人以玠進不繇德皆輕侮之京兆功曹

趙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玠深毒恨後為京兆尹

岐懼禍及乃逃避之玠盡殺岐家屬岐遂逃難四方

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嵩年

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嘗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

色嵩乃下車惟令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

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漢孫賓石

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

俱歸嵩先入白母曰今日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

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後諸唐死滅國赦乃出

後岐遷太僕興平中南說劉表時嵩亦寓於表表不

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



孫斌爲衛相第五種門下掾種以斌賢善遇之種遷  
兗州刺史時中嘗侍單超兄子康爲濟陰太守種按  
其罪超種懷恨忿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  
董援爲朔方太守種怒以待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  
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閭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  
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  
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  
免其難苦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  
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太原遮險  
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

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二氏數年徐州從事  
旻上書訟寃會赦得出

朱震爲太尉陳蕃友蕃被殺震時爲鉅令

鉅屬沛郡聞而

棄官哭之收葬蕃屍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  
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  
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

桓鸞沛郡人少立操行本郡太守向苗有名迹舉鸞  
孝廉遷爲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卽去職奔喪終  
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

桓典鸞從子舉孝廉爲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



誅沛相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  
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

傳燮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至漢  
陽太守

蔡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後  
至左中郎將

申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大學子居臨歿以身  
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於河章之  
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

事畢還學

封傳封書

以傳送也

累徵不至

景毅蜀郡人爲侍御史時李膺坐黨事死詔獄  
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乃慨然曰本  
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  
表免歸時人義之

許敬字鴻卿汝南人與同郡周伯靈爲交友伯靈早  
亡敬有養其子

范滂汝南人爲郡功曹坐黨事繫獄吏將加掠拷滂  
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

毒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篤郵吳導至  
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  
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  
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澆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



君遂死 獄中

荀爽為郎中棄官去司空遠逢舉有道不應及奉卒  
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後至司空  
張儉山陽人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  
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後至衛尉  
賈淑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  
李篤外黃人中嘗侍侯覽上書告東部督郵張儉與  
同郡二十四人為黨儉得亡命止篤家外黃令毛欽  
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  
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耻獨

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  
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  
數百人作亂脩與太守俱出擊賊賊望見車馬競交  
射之飛矢雨集脩以身障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  
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  
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胡騰桂陽人為大將軍竇武掾武為中官曹節所害  
騰少師事武獨殯歛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  
歲逆竄得全事覺節捕之急騰乃令史南陽張敞共



逃輔於襄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已子而使聘娶焉  
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  
爲從事使還實姓以事列上會表卒

朱雋會稽人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  
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  
母繒帛爲規解對母旣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  
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雋稍歷郡職太守尹端  
署雋爲主簿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  
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  
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轅心喜於降免而不知

其繇雋亦終無所言

廖扶汝南平與人尤明天文識緯推步之術逆知歲  
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辟召並不應

王允太原人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  
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誣事宦  
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遂下獄死允送  
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

兆温爲京兆丞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  
所活萬餘人

趙畿爲司徒王允故吏允爲李傕郭汜所害莫敢收



允屍者戰時為平陵令棄官營喪

警寶為射聲校尉沮俊督戰後與李催戰死寶負其屍而瘞之

張繡武威祖厲人邊章韓遂為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為縣吏間伺殺勝郡內義之

公孫瓚遼西令支人為郡小吏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維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山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

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嘆息既行於道得赦

瓚還

尾敦為幽州牧劉虞故吏虞為公孫瓚所殺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

陶升故內黃小吏也冀州牧袁紹討公孫瓚南還州郡兵反與黑山賊子壽等共覆鄴城升在賊中有善心獨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宋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升為建義中郎將



...禮直以長...  
...內...  
...西...  
...黑山...  
...黃小...  
...報...  
...外...  
...莫...  
...公...  
...南...

班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門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圖瓊較釋

總錄部 五十二

義第二

魏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  
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荆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  
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徒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  
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



義二  
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嘗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  
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  
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歎欬流涕太祖爲之愴然曰  
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

荀彧素爲何顒所善顒爲董卓收顒繫獄自殺後彧  
爲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顒屍而葬  
之於爽塚傍

華歆字子魚平原人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  
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  
顒得俱北衆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

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  
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  
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修曰受袁君恩厚若得收歛  
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以脩爲督  
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  
命太祖命修取統首修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  
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後至太嘗

田疇右北平無終人幽州牧劉虞奉使至長安致命  
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乃於虞墓  
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護疇謂曰汝



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頽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死耳豈恐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宗族入徐無山中袁紹死其子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留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後遼東斬送袁尚首

時有祝公道者與達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後至豫州刺史

司馬朗河內温人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哀世解業後至兗州刺史

任俊河南中牟人爲典農中郎將於饑荒之際收恤其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

王修字叔治年二十遊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北海相孔融召爲主簿舉孝廉以天下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



言孔融有難夜狂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  
來者唯王修耳言終而修至復署功曹融每有難修  
雖休歸在家無不卽至融嘗賴修以免袁譚在青州  
辟脩爲治中從事袁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  
修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  
敗劉詢起兵深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  
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  
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爲  
賊所殺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太祖旣破冀州譚又  
叛太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修時運糧在樂安聞譚

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旣已  
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  
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  
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後至太尉

袁渙陳郡人蜀先主初爲豫州舉渙茂才後渙爲呂  
布所拘留布初與先主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  
罵辱先主渙不可再三疆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  
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夾笑而應之曰渙  
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正不耻  
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



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  
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後至鄆中令  
毛玠字孝先雖居顯位嘗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  
篤賞賜以賑施貧族家無所餘後至尚書僕射

賈逵河東襄陵人為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

邑皆下逵堅守之絳既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

曰王府君臨郡積年臣欽若等曰王府君謂河東太守也史夫其名不知足

下何為者也援怒曰促斬 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

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 人固守方將殺之逵從

窖中謂守曰此間無健兒 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

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弔

太祖亦不問後至議郎

曹真為大司馬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瓚並事太祖

遵瓚早亡真愍之乞所分食邑封遵瓚子詔曰大司

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

美聽分真邑賜遵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成人也少撲訥好擊劍尚武

事琰友人公孫方早卒琰撫孤息若己子後至中尉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黃中起霸從陶謙擊破之

後歸太祖太祖以霸為瑯邪相初太祖之在兖州以



徐翕毛暉爲將交州亂翕暉皆叛後交州定翕暉亡  
命投霸太祖語蜀先主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先主  
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成之恩  
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先  
主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  
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以翕暉皆爲郡守

龐涓字子異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  
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  
涓聞之棄宮晝夜奔走號突喪所訖詣猛門袁七首  
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勃遣不殺繇是以忠烈

鄯酒泉太守徐揖請涓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  
涓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  
未肯發兵涓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  
而郡城已陷揖死涓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  
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爲掾

夏侯淵字妙才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

太祖營救之得免

魏畧曰時兗豫大亂饑乏後至征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西將軍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守上邽令馬超奔上邽部  
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



開州甚急州乃遣温密去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  
温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追遮之得温執  
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若從吾言反謂  
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  
温僞許之超乃載温詣城下温向城大呼曰軍不過  
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温曰夫  
事君有死無貳而公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名吾豈  
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韓珩爲袁紹別駕及袁熙袁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  
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  
長背袁尚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今日違命者斬  
莫敢語各以次歃至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  
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  
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  
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太祖  
高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

成公英金城人中平末隨韓遂爲腹心建安中遂從  
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

牽招字子經安平城西人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  
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



苗隱見害招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殮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鈇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繇此顯名招既事袁尚後歸太祖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較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觀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十四求師就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繇是以烈氣聞後至大將軍邢顯爲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顯篤於舊君一致之節勿問也

管林河內人漢末以太守酷虐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後至光祿大夫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漢末避亂荊州與杜襲蔡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後至司空

楊俊漢末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賑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畧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牛而私讀書因被董楚俊嘉其才質卽



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後至南陽太守

高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浮之量撫育孤兄子五

人恩義甚篤瑯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按慎魏高

系六代祖後漢人

孫禮為太祖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

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

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

刺奸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

梁習字子虞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為太祖丞相西曹

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肯太祖大怒教召王者

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

還白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職分

日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脂習字元升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

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嘗責融故令改節及

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

善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

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

原從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

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殺百

九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二



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樂布  
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  
郭憲西平人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袞從羗中  
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徼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  
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  
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憲名  
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  
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  
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  
達等達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忠義乃并表列與達等

並賜爵關內侯繇是名震隴右黃初中病卒建始  
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王朗漢末爲會稽太守爲孫策所執雖流移窮困朝  
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少與南國  
名士劉陽交文陽爲莒令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  
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爲漢累意欲  
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  
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  
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繇是得

全



袁侃明帝時與尚書選曹郎許允對直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爲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侃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復吏侃復歷郡守尚書

諸葛誕爲郎與僕射杜幾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於岸絕而後蘇

皇甫晏者王經之故吏經之死刑及其母晏以家財收葬

蜀許靖漢末補御史中丞時董卓秉政靖懼誅奔豫

州刺史孔伷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賑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

姜冏維父也天水真人冏昔爲郡功曹值羗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叅本郡軍事

程畿巴西閬中人爲益州牧劉璋漢昌長縣有竇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義以天下擾亂郡官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義欲叛



義二  
璋陰疑之義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肯索兵  
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爲叛雖有交構要在盡  
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勅郁曰我受  
州恩當爲州牧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太守効力不得  
以吾有異志也義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  
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  
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義知畿必不爲已  
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  
王連字文儀爲劉璋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南  
來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偏也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弱冠爲縣功曹先主  
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携負  
夫人夫人得免繇是顯名爲州從事得疾病困篤家  
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爲通厚嶷宿與疎濶  
乃自舉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  
關羽爲先主守下邳城行太守事曹公東征擒羽以  
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渥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無  
久留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遼以問羽羽歎曰  
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  
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效力以報曹公而後乃歸



遼以羽言報曹公公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  
 度何時去遼曰受公恩必效力而後去也及羽殺顏  
 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賞賜拜書告  
 辭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為其主勿追也  
 揚戲篤於舊故居誠存重與巴西韓儼黎鞞童幼相  
 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鞞無行見捐戲經紀賑恤恩好  
 如初卒於射聲校尉  
 譙周字允南丞相諸葛亮領益州牧以周為勸學從  
 事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  
 惟周以速行得達

張喬字君嗣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  
 歲喬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  
 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賑贍衰  
 宗行義甚篤後至輔漢將軍丞相長史

吳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  
 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  
 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

魏志

高岱字孔文吳郡人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  
 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  
 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



胥之義許爲出軍以書與貢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  
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  
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非戰敗績亡走浮海翻  
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侯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  
然後見納

張紘爲廣陵太守趙昱察孝廉昱後爲笮融所殺紘  
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在東部遣王  
簿至瑯邪趙昱瑯邪人設祭并求親戚爲之後以書屬瑯  
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大帝聞而嘉

之

駱統字公緒徐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統爲陵家  
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爲北權許焉後至偏將軍濡  
須督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之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  
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迴等皆單貧有志就瑁  
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  
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教導  
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  
攝養之至長乃別後至選曹尚書



王固字子賤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後至司空

陸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屍送喪還潁川行服

吳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爲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問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

鈴下曰諾乃排閣入言未卒權怒欲使投以戟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帝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焉

臧均臨淮人諸葛恪爲孫峻所殺夷三族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激風雨之會伏念大傳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



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  
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  
伊周之任屬以萬幾之事恪素性剛復矜已陵人不  
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  
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繇意假刑劫衆大小屏  
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  
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播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  
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  
梟恪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  
馳首徇示六軍喜踰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

之神靈天人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  
者數萬罵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  
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衰生見恪貴盛比莫  
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  
情反能不憐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城鑿掘斫刺  
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  
故民吏收以五土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羽受殯  
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  
唯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  
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觀天下豈不



弘哉昔樂布矯命彭城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  
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  
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廢  
帝及峻聽恪故吏歛葬

徐平字伯先爲諸葛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侍平  
益疏恪被害其子建亡走爲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  
別爲佗軍所獲其行義敦篤嘗此類也

晉安平獻王孚性通恕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內嘗罹  
罪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譚者稱焉

何雄字茂伯河內人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

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吳奮  
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  
事會死無人殯歛雄迎喪而葬之文帝時爲文王召  
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經於東市我不問也  
今鍾會躬爲叛逆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  
昔者先王掩骼埋齒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  
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  
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引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  
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不亦  
惜乎帝甚悅與譚宴而遣之



鄭袤父泰有高名袤早孤隨叔父潭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潭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己子年十七乃還鄉里後至光祿大夫

荀彧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選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彧獨臨赴眾乃從之

戴顓丹陽人初仕吳廢帝時為少府帝以廢黜之國道自殺至晉太康中顓迎亮喪葬之賴鄉

廢帝孫亮也吳志

樊震為積射將軍咸寧中為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繇進震自陳曾為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繇此遷艾孫朗為

定陵令

孫鑠字巨鄴河內懷人少樂為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為王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猶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為司隸都官從事司隸較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為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子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為當時所稱劉繇為衛瓘太保王簿瓘為楚王偉所害繇冒難收



璫而葬之

劉僧爲征南大將軍羊祜叅佐初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劉僧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杜預代祜鎮荊州僧與趙寅劉彌孫勃等牋詣預曰昔以謬選叅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叅同庶事祜執德冲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義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雋望風步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摹皆有

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爲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憇愛流甘棠宣子所遊封植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况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血嗣官無命士此方之堪至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高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



何攀字惠興蜀郡人仕州爲主簿屬刺史黃甫晏爲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喪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寃理得申

段秀實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

閻纘字纘伯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

荀闔辟大司馬齊王冏掾冏敗暴屍三日莫敢收葬闔與冏故吏李述稽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

束皙爲尚書郎與衛嘗甚善聞嘗遇禍自本部迎喪劉佑爲長沙王又掾又爲東海王越令長方勒兵所殺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泣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間也

汲桑嘗事成都王穎穎之死也桑載穎棺於軍中每事敬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於維陽

桑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爲苻堅青州刺史苻朗甚



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虞衰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於厚而教之義  
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  
衣食每先之以舊宅與其長兄子廢翁及翁卒哀哀  
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  
者莫不垂涕潁川太守召爲功曹竟不就

汜毓字稚春濟北蘆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  
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嘗父衣無嘗主武  
帝召補太傅叅軍不就

紀瞻有重名尚書閔鴻太嘗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

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瞻素  
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爲起  
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  
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後至散騎嘗  
侍

鄧攸初經難棄其子而以弟子綏奔江東攸卒綏服  
攸喪三年子後至尚書右僕射  
范廣字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值亂不之官姊適孫  
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力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  
之



王育少勤學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  
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  
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  
我畏死鷄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  
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  
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  
育乃止自此知名

易雄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  
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  
賊又呼問之雄對如此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孫是

獲免雄遂知名

郭舒始爲領軍較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獄世多  
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爲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  
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爲治中喪母去職劉弘牧  
荊州引爲治中弘卒舒率將士隄弘子暉爲主討逆  
賊郭勸滅之保全一州

祖逖爲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  
黨數百人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  
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畧是以少長咸宗  
之推逖爲行主



高惺廣陵人寓居江州華軼辟爲西曹掾尋而軼敗  
惺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峴經年旣而遇赦惺携之出  
首元帝嘉而宥之

孔祇字承祖太守周禮命爲功曹吏禮爲沈充所害  
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祇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  
義興時人義之

郟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其窮綏鄉人以鑒名德傳  
共飭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嘗携之就食鄉人  
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  
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

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  
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後至太尉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爲盧江內史在郡政嚴而與上  
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  
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  
卓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  
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  
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  
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  
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疋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



册府元龜 義二 卷之八十二  
此華侯也覆求之譚已亡矣

韋弘京兆人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雒陽素聞應詹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弘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陶侃爲廬州主簿太守張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日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

顧悅之爲中軍將軍殷浩吏及浩廢爲庶人卒後將改葬悅之上疏訟寃詔追復本官初悅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

韓階長沙人性廉謹篤慎爲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爲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爲魏父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歛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



管十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憐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嘗寧可失諸君子上當

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繇道僕所過稱詠威德柰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何無忌爲東海王彥章中尉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

檀憑之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已所生後至冀州刺史

後秦宗敞爲南涼州別駕初涼州刺史王尚在京州甚有惠政姚興以禿髮儁檀代之尚旣至長安坐厓



呂氏宮人擅殺逃人等禁止敵與治中張穆主簿邊  
慮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讎居泰無  
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德風絕而  
莫扇呂數將終梟鴟以之翱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  
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  
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  
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  
以掃不庭迴天討以蕩氛穢則羣逆冰摧不俟未陽  
之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  
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筭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

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萌其事者  
誰不慨然旣遠役退方劬勞於外雖效未酌恩而在  
公無闕自至京師一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妻斐之  
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乃殺逃人薄禾等爲南  
臺所禁天鑿玄鏡暫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  
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發居本家不在高室年邁姿  
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  
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  
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勲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  
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



微臣所以仰天而灑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  
效於既在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  
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川無翰飛之  
翼久沉僞政絕進趨之塗及皇化既霑投竿之心真  
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款懼  
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乃赦尚之罪以爲尚書



